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系列

陈向明 等著



Searching for a General Education Model in the University—A Case Study of the Yuanpei Program in Peking University

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 ——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



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向明 等著

Searching for a General Education
Model in the University—A Case Study of
the Yuanpei Program in Peking University

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
——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 京·

责任编辑 韦 禾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徐 虹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
陈向明等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3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41 - 3941 - 2

I. 大... II. 陈... III. 高等学校 - 素质教育 - 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471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2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国民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5.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436 千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是在教育部“十五”重点规划课题“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实践研究”(DIA010309)的成果基础上形成的,课题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5年。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具体内容包括:(1)“通识教育”的具体涵义及其与“专才教育”、“专业教育”、“自由教育”、“素质教育”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2)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的历史背景、必要性、可行性和本土化问题;(3)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内容的选择;(4)通识教育得以实施的制度性支持,如学制安排、自由选课制度、自由选专业制度、导师制、学生管理制度等;(5)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初步构想。

课题的研究方法包括:(1)通过文献检索对国内外通识教育的发展进行历史与比较分析;(2)通过问卷、访谈和观课等方式,对北京大学的课程和教学现状以及文、理实验班的经验进行调查;(3)对北大的通选课进行课堂观察,并对首届元培实验班进行长达四年(2001—2005年)的个案追踪,考察其招生方式、学制安排、选择专业和课程、导师制、学籍管理、住宿安排、毕业分配机制和学生毕业去向等环节;(4)参与改革实践——课题负责人作为元培委员会的委员、导师和本科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成员,尽可能将研究成果整合到学校的教学改革中;课题组成员为元培计划出谋划策,并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课题组还吸引了元培班的学生参与研究,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工作之间的交流和促进。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是: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对与通识教育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提出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与专才教育（或专门教育）模式相对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不是分离或对立的关系，前者包容后者，通识教育不仅包括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包括对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的改造。（2）对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有丰富的建设通识教育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对“通识”的理解能够扩展和深入到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审美观领域。但中国当代的通识教育主要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没有很好地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大学已经积累了建设中国特色通识教育的初步经验，但仍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且不同类型的大学需要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3）结合北大元培计划的改革实践，探讨了在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制度性制约。北大的本科教育需要改变在专才教育模式下实施通识教育的做法，考虑到目前在“双轨制”下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完全分段而治的困难，北大需改善通选课的质量及其与专业课的衔接，提高导师制的实效，并使学生管理制度为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4）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专业选择、课程设置、师资配备、课程内容，课程选择、教与学的方式、学业评价、学生的学业和生活管理、导师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想。

基于课题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内容分为如下5个部分。（1）理论分析篇——对与通识教育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奠定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2）历史与比较篇——对国内外（主要是美国）通识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他国经验进行分析和比较。（3）现状调查篇——报告课题组在2000年对北大学生、教师，以及文、理实验班课程与教学的现状进行调查的结果，目的是为此后的元培计划追踪调查提供基线材料。（4）元培计划专题篇——对元培计划进行整体分析，包括人才培养模式、通选课开设情况、自由选课制度以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的处理。（5）元培学生个案篇——从学生四年学校生活的历程逐步分析他们所遭遇的关键事件：选择进入元培班、自由选课制度、选择专业、导师制度、班级管理与住宿安排、毕业机制与毕业去向、对通识教育的理解等。

本课题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历程，但探讨的问题仍旧是初步的。如果继续研究，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1）继续追踪元培班毕业的学生，考察他们工作若干年后的发展态势，与同专业非元培班学生对比，看通识教育对他们是否产生了明显的长效影响。（2）对不同类型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模式进行研究，探讨不同学校（如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

学、综合性大学与专科类大学、普通大学与高等职业大学等)各需要什么样的通识教育。(3)对“通”与“专”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某一个专业而言,多“通”和多“专”才是“合适”的?“合适”的标准是什么?(4)对通选课开设中的学科交叉问题进行研究;由于各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行跨学科的融合需要对学科本身获得准确的认识,以便为通选课的整体设计提供依据。

课题的完成以及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人和部门的支持与帮助,特在此致谢。首先要感谢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办为本项目立项,使研究在经费上有一定的保障。同时要感谢北大教务部在人员和经费上的支持,使这项历时长久、任务繁重的研究得以完成。在课题研究的5年中,先后有近20位教师和研究生以及6位北大教务部和元培计划委员会的人员参与了课题研究,主要成员有:王志明、金顶兵、杨丹、张学广、林小英、张龙革、庞海芍、徐慧璇、李莹、张永平、罗云、魏秦歌、牛瑞雪、汪韬、沈文钦、廖来红、陈祎玮、耿迅、陈伟嘉、王硕、王海欣、宋映泉、董德刚等。课题负责人所在的北大教育学院(特别是陆小玉老师和侯华伟老师)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王志明、王硕、杨丹、陈伟嘉等在本书的成文过程中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教育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各章节的作者分别如下(按姓氏音序排列)。陈彬莉:3.6;陈伟嘉:5.4;陈向明:1.3,4.7;陈祎玮:4.6;金顶兵:4.1;李云:5.2;廖来红:2.5;林小英:3.3;罗云:2.7;牛瑞雪:3.5;庞海芍:1.4;沈文钦:1.1,1.2,2.3,5.6;生云龙:3.4;佟希蒙:2.1,4.5;王硕:5.5;汪韬:2.4,2.6;王志明:4.2;魏秦歌:3.2;徐慧璇:2.2,4.3;杨丹:4.4;张学广:5.1,5.3;张永平:2.8,3.1。

陈向明

目 录

前 言

概 述 / 1

① 理论分析篇

- 1.1 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观——从君子、绅士到现代理想人格 / 55
- 1.2 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 / 64
- 1.3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 72
- 1.4 通识教育的实践困境 / 78

② 历史与比较篇

- 2.1 美国的通识教育 / 89
- 2.2 美国通识教育课程的目的 / 102
- 2.3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 / 114
- 2.4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通识教育 / 124
- 2.5 新中国成立后的通识教育 / 130
- 2.6 台湾的通识教育 / 140
- 2.7 哈佛大学核心课程与北京大学通选课比较 / 144
- 2.8 学分制实施条件的国别比较 / 151

③ 现状调查篇

- 3.1 学生眼中的课程与教学 / 171
- 3.2 教师眼中的课程与教学 / 181
- 3.3 教师与学生对课程和教学看法的比较 / 189
- 3.4 文科实验班的师资管理 / 199
- 3.5 实验班学生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 / 206
- 3.6 文、理科实验班的课程与教学 / 217

④ 元培计划专题篇

- 4.1 元培计划改革现状 / 231
- 4.2 元培计划实施状况 / 241
- 4.3 通选课实施状况 / 268
- 4.4 自由选课制度的实施 / 278
- 4.5 从“双重课程价值观”看元培计划的课程 / 291
- 4.6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 / 300
- 4.7 专业教育背景下实施通识教育的困境 / 305

⑤ 元培学生个案篇

- 5.1 学生选择元培实验班的原因 / 319
- 5.2 元培班学生的专业选择 / 326
- 5.3 导师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 343
- 5.4 班级管理和住宿制度对学生的影响 / 351
- 5.5 从学生毕业去向看元培计划培养目标达成程度 / 372
- 5.6 元培班学生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 379

概 述

研究的概要

通识教育一直是国际高等教育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目前教育界大都赞同在大学本科实施通识教育,但具体做法不明晰。学术界也多停留在对相关理论的探讨上,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行动研究(即在研究的同时对被研究现象进行干预,使其更加完善)。本研究主要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通过对其实施途径和具体措施的调查分析,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展开对我国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

1.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以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教学改革方针,强调本科教育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素质的培养。这十六字方针成为此后指导北大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1999年初,北大确立了“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高年级实施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具体包括两个内容:① 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革,加强素质教育通选课的建设,逐步推进在导师和教学计划指导下的自由选课的学分制;② 举办新型的实验班,在小范围内试行通识教育和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基础教育和课程学分制,为今后在全校推广提供经验。

2000年9月北京大学开始在全校开设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旨在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体现通识教育理念,构建一个跨学科基础教学的新体系。2001年9月,北京大学下发了《关于实施本科教学改革计划——“元培”计划的决定》的文件,成立“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推进全校范围

的本科教学改革,同时举办元培计划实验班,进行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元培计划旨在实践本科阶段通识教育的理念,突出基础、能力、素质三要素的全面培养,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后备生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适应能力强的毕业生。元培实验班具体制度上的探索包括: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和自由选专业制度、导师制、弹性学制、学生学业和生活管理制度。2002年,北京大学修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全校本科生范围内实行自由选课制度。

自2001年北京元培计划实施以来,本课题进行了跟踪研究,对其改革过程、制度环境及学生状况等多方面进行关注。四年来元培计划艰难行进,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尝试,同时也面临众多困难和问题:双轨制带来的困扰、元培班学生选课困难、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不畅,导师制落实不力,等等。第一届元培班学生2005年毕业,他们是否真正成为了“具有宽厚基础知识、基本的人文素养和科学方法、良好的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的人才”,元培计划是否“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后备生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适应能力强的毕业生”?本课题通过数次大量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及对改革过程的参与观察,试图透过北大元培计划这一实践性个案的考察,讨论与大学通识教育有关的重要议题,并对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本科阶段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作初步探讨。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高等教育界,通识教育的研究一直备受瞩目。目前,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一些在本科教育中实行通识教育的经验(Howard, 1992; Hutchins, 1952; Kanter, 1997; Nelson, 2000; Nicholas & Yarmolinsky, 1996; Rowe, 1992),国内一些大学也进行了小规模实验。就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来看,通识教育期望受教育者不仅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精深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而且对人类主要知识领域的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历史发展趋势均有所了解,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俊杰, 1997; 李曼丽, 1999; 郑继伟, 1988)。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受教育者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在于其心智和潜能是否得到开发,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否能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安身立命,是否能够做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公民。

我国的本科教育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一直以专业教育为主。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和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目前教育界虽然大都赞同在大学本科实施“通识教育”，但概念尚不明晰，对理论的探讨大都比较空泛，对实践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

本课题认为，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不仅包括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也应包括对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进行改造^①。更重要的是，还应统领学生在本科教育所有方面（包括学术基础、社会适应性、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其教育手段不仅包括课堂内的学习，还包括招生方式、专业选择、课程设置、选课方式、课外活动、学生的学业和生活管理等环节。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对立的关系。后者包容在前者之中，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游离之外，或与之并列，甚至与之对立。

首先，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人才也需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在现代社会，人必须有谋生之技方能择业糊口——这实际上是价值合理性教育与工具合理性教育的统一。通识教育应该既有宽度也有深度，学生既广泛涉猎多门学科又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次，在当前职业变换非常频繁的情况下，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人才更能灵活地适应工作转换。再次，在通识教育模式下，即使是学习专门技术，也关涉到学习者其他相关禀赋的发展以及学习者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感悟。

本课题试图对北京大学这样一所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实践进行研究，通过追踪并参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一个周期四年的改革实践，进一步澄清与“通识教育”有关的重要概念，探讨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并提炼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施通识教育（包括对过窄专业教育的改造）的基本模式。

3. 研究问题和内容

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 对“通识教育”的具体涵义进行界定，并讨论“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和“自由教育”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 通过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实施的历史背景、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参考国际经验讨论通识教育的本土化问题。

^① 详见第2.5节。

- 通过对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过程及效果的分析,进一步讨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通识教育的课程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内容?如何实现从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向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的过渡?

- 通过对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相关制度及其效果的考察,如学制安排、自由选课制度、自由选专业制度、导师制、学生管理制度和学生毕业去向,进一步讨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通识教育得以实施的制度性支持。

-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国内外实践的考察以及对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的追踪调查,提出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初步构想。

4. 研究方法

- 文献检索。通过多种书籍、刊物、网站了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通识教育的概念、定义、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并不断修改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框架。

- 境外相关实践调查。对国外实施通识教育的著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以及我国港台地区有关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进行调查。具体方法为文本分析以及对留学回国人员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

- 境内相关历史分析和现状调查。对我国清末和民国时期通识教育的开展状况、建国以来通识教育实施状况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并探讨了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同时对境内开设了通识教育实验班的若干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进行了现状调查,了解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为本课题提供实践参照。本部分的具体研究方法为文献分析、问卷、走访、座谈、实物分析等。

- 基线调查。在课题开始时,为了获得基础数据,课题组于2000年对北京大学的教师和本科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各发问卷2000份),并对部分学校领导、院系教学主任、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对北京大学本科课程与教学的看法。

- 个案追踪。将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作为研究个案对象,追踪该计划实施的第一个周期(2001—2005年),同时参与该计划的逐步完善工作。与元培计划的具体内容相一致,本部分研究工作分为两个方面。

① 对在全校范围内开设的通选课进行调查,包括对课程设置、教师管

理、授课方式、学习效果、课程评价等重要环节进行观察和访谈。此外,受北京大学教务部委托,课题组成员对2003年春季全校的通选课进行了课堂观察,共37节,并撰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作为改革通选课的重要依据。

② 对首届元培实验班进行四年的全程追踪调查,重点探讨其招生方式、专业选择、自由选课制、课程设置、学分制、导师制、毕业分配机制、学生管理和住宿安排以及学生的毕业去向。在2005年5—9月,受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管理机构的委托,课题组对所有2001级和2002级的元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2001级元培班同学专业分布状况选取了北大九个院系的600名2001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以便针对有关问题对元培班学生与非元培班学生进行比较。同时,对2001级所有元培班毕业生进行了个别访谈,访谈内容全部录音后整理成文字。

• 参与实践。课题负责人作为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元培班导师、北京大学本科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成员,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有关通识教育和元培计划的会议,在会上介绍本课题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将其尽可能多地整合到学校的教学改革中。课题负责人和其他成员经常为元培计划的管理人员出谋划策,并协助设计有关调查工具,分析相关数据等。同时,课题组成员还经常为北大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讲座,或深入学生宿舍与他们交谈,或作为元培班辅导员为他们提供具体的学业指导和心理健康辅导。

5. 研究结论

(1) 对“通识教育”及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

本研究对“通识教育”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并对相关的专才教育、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专业教育、通选课、公共课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2) 对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有丰富的建设通识教育的文化资源,但当代的通识教育主要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没有很好地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大学已经积累了建设中国特色通识教育的初步经验,但仍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大学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等很多方面都不适合实施通识教育;中国有实施通

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不同类型的大学需要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

(3) 结合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探讨了在我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制度性制约

元培计划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安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但学制安排有待商榷。自由选择专业给学生提供了更理性选择专业的机会，提高了学生选择的意识和能力，学生对专业的满意度更高，但选择专业的时间应该更加灵活。自由选课制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但“双轨制”导致学生选课困难，特别是上课和考试时间冲突。导师制为学生的选课和选专业提供了指导，但仍旧难以及时照顾到每一位学生的需要。

元培班学生的管理制度为不同专业同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减少了与同专业同学深入交流的机会。元培班学生的毕业去向符合元培计划的设计，大多数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找工作的学生适应性也比较强。元培计划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特别是自主选择）的能力，同时专业能力并没有被削弱。全校通选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培养跨学科思维，但通选课的质量有待提高。

(4) 分析了元培计划的理念与现存制度性制约之间的关系

调查表明，虽然元培计划的理念和制度性安排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目前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都不到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双轨制”。各院系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享有较大的行政与教学自主权，计划制定的原则是有利于本院系及其学生的发展，不考虑与其他单位的协调。具体反映在元培班学生的学习上，主要有如下问题：补课困难、选不到想上的课、评价不公平、毕业生就业缺乏信息渠道等。

(5)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建设

通过问卷调查、现场听课等方式，探讨公共选修课以及专业设置等与课程体系密切相关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确定了北京大学通识课程的基本理念和定位；对通识课程实施状况进行了评价；指出现阶段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不同类型课程间关系不清、通选课学分比例有待商榷等。课题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6) 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

本课题结合通识教育的相关理论、历史发展轨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实践以及对北京大学元培计划长达四年实证追踪研究的结果,对我国现阶段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大学“通识教育”的涵义及与 相关概念的辨析

本研究重点辨析的概念包括:通识教育、专才教育、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专业教育、通选课、公共课。之所以需要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是因为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很多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仅不一样,而且模糊;结果造成思想上的误解和行动上的偏差。本课题组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时刻受到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的困扰,因此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

1. “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又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在通识教育模式下,学生需要综合、全面地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包括主要知识领域的基本观点、思维方式和历史发展趋势),在拥有基本的共同知识和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理性地选择或形成自己的专业方向。学生通过融会贯通的学习方式,形成较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同时认识和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发展自己全面的人格素质与广阔的知识视野。

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应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而且应该在智力、身心和品格等方面协调、全面地发展;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立思考以及善于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主动、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总之,通识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培养,其次才将学生作为一个职业的人来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通识”中的“通”不是“通才”的“通”,即什么都知道;而是“贯通”的“通”,即不同学科的知识能够相互通融,遇到问题时能够从比较开阔的、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思考,收集资料,与人交流合作,

达到不同文化和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

2. “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

“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又称“专门教育”）都是大学本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它们是相对应的。前者的目标旨在培养既具有比较宽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基础，又对人类主要知识领域有所了解的高素质人才；而后者目标是培养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具有精深知识和能力基础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对迅速培养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常必要。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知识体系交叉综合的趋势以及学生作为“完整的人”的需要，过分专门化的教育现在已经被证明不符合学生、社会和知识创造的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学本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科技兴国”，培养目标直接与产业对口。而现在大学生数量剧增，如果仍旧培养精熟的专业技能，不仅本科教育无法支撑，而且研究生教育也很难发展起来。专业分化过细和知识结构单一已经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更高阶段创新人才的培养。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如果教育仅仅为了培养学生从事某种狭窄的专业工作，很容易忽视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使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成为“单向度的人”。专业划分过细使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变得支离破碎，但生活本身是一个整体，并非像专业划分那样界限分明。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专业划分过细导致知识过分割裂，使各系科学生所学内容的差异过于明显，学生难以走出各自专业的小圈子，认识不到知识之间的联系，缺乏从比较广阔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知识基础和能力。从就业的角度看，毕业生面临的是比传统社会更加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需要开阔视野、关注并利用其他相关领域的新进展、有效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需要应对职业经常变换的挑战。

因此，高等教育应当改变把学生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的做法，以更开放的姿态培养学生，使之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打破学科专业之间壁垒分明的界限，给予学生较为全面的知识基础和基本能力的训练，使其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这也是通识教育之所以在历史上被提出、现在被大力提倡的主要原因之一。

3. “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的区别

“通识教育”与西方历史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译为

“博雅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之间具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内涵上有类似之处,但是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培养目标以及各自所对应的其他教育类型大不相同。

自由教育首先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核心概念是“自由”,即心智的“解放”。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发展自身的素质,如果通过学习某种技巧而达致实用的目的则是“非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肯定知识本身的价值,追寻生命中的真、善、美。自由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的学制与教学内容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有所变化,但以个人身心自由的发展为理想始终如一。由于要求受教育者的思想不偏于一见,因此教育的内容以广博为尚,无论中古的基督教学校中的“自由七艺”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人文学科”,均包含了今天的文科和理科(梁美仪,2005)。

自由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专为有闲阶级和统治阶级而设立,以培养“绅士”为目标。它与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职业教育相对立,理智训练本身即是目的,不直接为学生的职业需要服务。自由教育培养的是“完整的人”,即在身体、心灵及品格方面具备一定的禀赋,如健康、合宜与力量,理解与思考,以及高尚的德性。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快乐、成功等外在事物,而是将人内在禀赋的卓绝作为可欲的目标,它们自身即是内在的善。

而通识教育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服务的是更多的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弟,其目的是培养既具有较宽厚专业基础又全面发展的人。通识教育也强调培养“完整的人”,认为人的“灵性”胜于“物质性”,人的内在特质(如头脑、情感、创造力、想象力、怜悯心、好奇心等)对于人的自我实现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极其重要。然而,由于通识教育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培养目标有所不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度增长,更精深的专业化教育被推迟到研究生阶段进行。学科发展不断走向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使专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知识范围变得过于狭窄。此时人才市场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即使是专精的学术型人才也需要更加宽厚的知识基础。因此,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一开始就更多地考虑到教育对学生和社会的实用性。一方面,它能为学术型人才提供一个更加宽厚的专业基础;另一方面,它还充分考虑到学生今后在社会上谋生以及适应职业不断变化的需要。

从两者所针对的其他教育类型而言,自由教育所对应的是职业教育,而通识教育所对应的是专才教育。虽然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一样都重视对